

郎嶺父本為桓元所投而元敗棄備開門請罪李奉
慰勉使且安住任明且乃移李恭到任肅行肅政
止浮華翫遊情由是寇盜戢止境內肅清徵為右
將軍加拾事中不拜尋除侍中領太廟中正徒琅
邪王司馬司馬尋出為吳興太守加冠軍五等侯
典璽授太守云羽羽神為十王居郡縣者一千石
至常選之李奉聽事竟無害也遷尚書右僕射固
議廢庶人年復督五都諸軍征庫舍宿內史修飾學
校計課調習十年復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又
讓不拜項之除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本州大中正
十二年致仕拜金紫光祿大夫常侍如故是歲高祖
北伐李恭來從以為太尉軍諮祭酒後將軍從平爾
洛高祖為相國又隨府還未幾初建合書以為尚書
令加散騎常侍又讓不受乃拜侍中特進光祿大
夫辭事歸高祖踐之戲為豐百僚賦賦詩以進其
美及受命加開府儀同三司辭讓累年終以不受永
初三年薨時年七十六追贈侍中光祿大夫開府
儀同三司子出顯位侍中會稽太守守小第駕部
郎道懷通略良家子白太領郡元嘉二十七年卒
官弟靈符元嘉末為南燕王義宣司空長史南郡太
守尚書吏部郎世祖大初自侍中為輔國將軍郢
州刺史入為丹陽尹山陰縣土境徼民多出少童
符表徙無告之家於姚姚郡鄧三縣界墾起湖田上
使公卿博議太守江夏王義恭議曰夫訓農修土
國所同土著之民習故日久如京師無田不墾殘居
他縣所山墾之民皆散田不少資者肆力非為無
處耕起空荒無救災歎又據湖居民鴈鴨為業及有

居肆理無樂從尚書令柳元景右僕射劉秀之尚書
王瓌之顧劭之類防自湘湘東王海讓曰富戶溫房
無復遺棄窮人寒室必應徙居母字疏卑庶姓無得
寄公則公未易充諫私則私幸難具生計完急會功
自沈宜舉已叛逆卿與樂田者其往經創須俟
立然後徙居待文王景文蜀門侍郎劉歆
順讓曰百姓既不親農不無養生之路若驅以就田
則生相逼難且鄧等三縣去治遠遠既安之民忽徙
他邑折損未立營壘已毀去需而無以自資謂宜
遷他民情從其所樂聞有連亡且今就募若舊成服
讓然後遷遷太常王元湛議曰小民貧薄就徙能
去者即新機博與調習之既轉割之未易謂宜微加
資給使得以助助力田之貧中急情云詔元景歆
王昇之議曰連發之略方割則棘率課窮之其車彌難
資往桓立徐行無脫上運議從其從民皆成良業蓋
資自丹陽出為會稽太守尋加豫章王尚撫軍長
史遷符太本豐產業甚廣又於未興立墅周回三十
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合帶一山又有果園九
處為司所耕詔畝之而重符各對不實事以免官
後復官又為尋陽王太子房右軍長史太守如故怒
實有材幹不有華飾每所裝官政績修理前廢帝景
和中中作近臣為所譏議連橫之二十一歲之謂之
於都鄉王宗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位
大明中為尚書吏部郎時京陵縣民吳江陵與
李其共為鄉黃白死黃黃白恨已死他故律子賊
殺傷殺父母妻妾者皆殺其子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
值赦免刑補治江陵縣母以之曰我重子於殺殺者

同殺料則疑重臣殺傷及縣科則疑輕唯打辱
遇殺殺殺者無罪尋殺我值殺之科乃曰夫趙
里逆心而仁者不入各日理之况乃人事故殺傷
罪過則不辜之我重臣理之可若罰有從輕至疑
失善示之文自非此之謂江陵縣值殺殺合縣首
婦本以養養非天屬實之所恨恨不在吳吳死補治
有正法詔如之議免棄市
孔亮先
按宋書孔亮傳魯孔亮先傳孝有縱橫才志文吏
星算無不兼善為員外散騎侍郎不為時所知入
得謝嗣先父之為黃州刺史以縱橫策下廷
尉大將軍彭城王義康保持之故得幸及義康被廢
亮先當權報欲欲求朝廷大臣未知誰可動者以
志惡不滿欲引之而亮先素不為時所知無門進說
時外甥謝綽雅為時所知亮先希經相乃傾身事
綽與之結厚亮先稱領南還財家甚富足始與綽
弟共博故為物行以物物之綽等諸年少既得物
遂日夕往來情恩款款乃引亮先與綽共謀數事
與亮先共謀不數日而後綽物甚多其財其財
實又復其文藝亮先素有詞鋒心事之得遂相與
異常事莫逆之好始以微官勤謝嗣先不為時所知
辭聲聲謝嗣先有困處謝嗣先所却門下經華而
爾家不與謝嗣先交因此激之曰夫若謝嗣先
相得厚者何故不與吳人婚為吳人不得耶人作
大吏相得而吳人欲為之死不亦惑乎謝嗣先不答
其意乃定時與亮先飲酒之泣乃上知待待候見
同聘若先至必待之俱入漢之先至者謝嗣先聘

當謝罪北闕就戮有司荷安社稷目無犯之寇之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衛王義子右將軍南平王錄出鎮上於武城關祖道聘等期以其日為亂而差互不得發於十一月徐湛之去表曰臣與范博本無素舊中丞門下與之郡省屢來見就廣成周旋比年以來意態轉見傾軋陰忌富貴情深自謂近遇米高遂生怨望非唯攻伐朝士幾謫望轉乃上讓朝廷下及藩屬屈問竟忝口肆心如此之事已具上聞近員外散騎侍郎孔嚴先忽令大將軍府吏仲承祖贈賂及請綜等意欲收合不遵規有所違門臣甘棠義廉授券又去復具陳此并說臣論議機悉全身為難難以啓聞被校使相簡引充其情狀於是悉出散書選事及同惡人各手鑒歸諸封上呈因伴之甚古今幸此由臣開於父士聞此遂謀廢唐虞懼荒情無指詔還之表如此良可駭愕雖無行檢少負輿輓但以才疏可施故收其所長猶如榮實逐參清顯而險利之性有過於數不識恩過猶懷怨憤每存害義冀能伐孽不謂同惡相濟任停至此便可收復依法窮詰其夜先呼陳及朝臣集華林東閣止於客省先已於外收結及陳先兄弟輩皆試服於其上在廷賢輩遂使同譚同倉卒怖懼不即首款上重違問曰卿與謝綜徐湛之孔嚴先謀逆並已各執猶尚未死復欲謀存何不依實陳說曰今宗室諸王蕃眾聚死使復使傍方據便來討伐後何而不謀及臣位任在通鑑一瞻南誠自然必至如何以減族

易此古人云左手撐天下之圖右手捌其性愚夫不為臣臣雖尼下朝廷許其近在華林門外事欲面辦之乎曉辭乃曰臣先有術引臣臣當如何既先聞聘不服未謂殿中將軍沈初之曰凡諸處分符檄書疏皆由謝綜所造及治定云何於此此抵牾耶上示以還聘乃具陳本末明日仗士超驛付廷尉入獄問徐丹陽所在然後知為湛之所發既先望風吐款辭氣不絕上奇其才進人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於集書治理應有異志此乃我負卿也又詰賈前吏部尚書何尚之曰使孔嚴先年將二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既先於獄中上書曰囚小人猖狂識無遠概徒得如意氣之小感不料逆順之大方與第二弟休先首為奸謀手犯國憲離離胎胞無補尤戾陛下大明令弘量包天海錄其一介之節操垂優遠之詔恩非望始沒有遺榮於古以來未有斯比夫盜馬絕標之臣懷壁投書之士其行上賤其過至誠由識不世之恩以盡職命之報卒能立功齊魏致動秦楚因難身陷偏端各節俱獲免少也既懷慕烈士之遺風但懷推之本事輕升階履益之小理乖收設方當身丹絕不自負心貪及親恩少得中傷乃惟性愛軍書心解義憤之所周力之所至莫不窮搜究其幽微考驗往往徒多苛察略略陳所却條陳如放別狀願且勿遽棄存之中書若死之復或可追存庶九親之下少垂寬宥所陳並天亡故識上見其詞相親之顧其言深切鳴本意謂入獄便死而上窮其獄遂

徑一有禮是有生望望更因戲之曰外傳修事或當長聚離間之驚善終厥先笑之曰然事尚可共鳴事時雖不懷快眼曰及在西池堂上躍馬顧盼自以為一世之雄而今機機紛紜長吏乃爾我今時賜以性命命臣固主何顏可以生存賜謝路路曰惜哉雖如此人將曰不忠之人亦何足惜賜曰大將言是也傳及子為遠使要孔嚴先及弟休先先思先黑先子杜南桂南于日民諸經及弟仲承祖許理諸所連及並伏誅

孔琳之

按宋書本傳琳之字彥琳會稽山陰人祖沈曾丞相掾父昭光祿大夫琳之雖止有志力好文章解音律能彈瑟善草隸神命主簿不就後轉主簿常侍經之尉相元時議欲徵用為補用之議曰湛肅八政以貨次賄不以交易之資為用之至要者若使不以交易自炫用力於為國則是妨其為生之業禁之可也今歲自務教工自務器四民各肆其業何害致動於錢故聖王制無用之貨以通有用之貨既無數敗之費又省運重之苦此所以助功備具歷代不廢者也數百為資本充食分以貨貨則民損甚多又勞費於商賈之手耗其於封爵之用此為弊者於自農故陳結曰為國之民從從進用以要利制薄絹以充食統世制以嚴刑弗能禁也是以司馬之以為用錢非能豐國亦所以有刑禁之不用由於兵亂爾自至於其由然而漢末下教既用而廢之則百姓雖亡其財今括囊天下教以制天下之食或當東充衍或權厚斗儲以相當通則貧者仰富教

之之遺實假於錢一窮斯之便爲棄物有錢無權之民皆生而假困此斷後之立敵也且兼今用錢之處不爲貪用數之處不爲富又民皆求久革之必語語曰利不百不易業況又發便於被扣數則時時錢殷數用二十年矣以不便於民乃舉朝大議請力進治之士真不以復用錢民無異情朝無異論後向舍數兩而用錢足以明數兩之弊者於已試世謂錢氏不用錢久獲異巨萬故行行之利公富國強始不然昔晉文後周犯之謀而尤成季之信以爲經始一君之勳不如萬世之益於時名賢在列君子益朝大謀天下之利害將定運圖之要術若數實便錢矣不昧富將之近利而取乎遠之通業斷可知矣斯實困而思革改而更張其近孝武之末天下無事時和平豐百姓業便自設前版厚幾千家給人足輸之事實錢又不妨民也項兵革屢興民疲焉及機米未振廣農之科收授民時各顧其業遊蕩如反舊未自休固已兩賦斂力野無遺壤矣於是以往升平必至何衣食之足即應調教之術無取於錢錢元又議復肉刑舉之以爲唐虞夏刑重立許益薄薄既其致化實同焉其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二代之風俗而事備故守貽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調劑恩結若三千行於世必有加寬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固則不可恐後者也漢文食仁惻之慮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制制號稱刑唐憲名輕而重反更傷民故李景則位輕之以緩殺而民慢又不禁刑於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

論而未達厥中者也兵荒復獲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新右趙漢文一理未而弗華所以前賢慨恨謹之而未辦錢銀錢舉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此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爲人情愜願而輕則思者衆矣近是以聲言有銘章並作侃侃小人尤其所惑或曰所不觀則愈而不戒日陳於前則驚心駭聽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憚而可以全其性命善其產有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通爲先鞭不革進身勝所亦以肅戒未犯未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當曰充中貴獻管元九好人附役而琳之不能顧官是以不見知遂楚臺員外散騎侍郎通母憂去職服闋除司徒西漢以元九致仕自解時司馬休之爲會稽內史後將軍仍以琳之爲長史父憂去官服闋補太尉主簿南齊左丞楊州治中從事所居皆積聚官載逸者所以辭章官爵立契待信官莫大於皇帝爵莫尊於公侯而傳國之寶歷代迭用襲封之印美世相傳貴在仍舊無取改作今世唯尉一職備用一印至於內外臺官每遷悉改討諸世執私所未達若謂官各異性與傳幣不同則未若異代之爲殊也若論其名器雖有公卿之貴未若帝王之重以或有決夷之臣臣其公卿則不佩帝王公侯之尊不疑於傳璽人臣衆俊之卑何嫌於即印哉稱未聞其受授例自奉其準而終年刻銘長功消實金銀銅炭之費不可稱

言非所以因循舊習易簡之遺意謂衆官即用一印無煩改作若有新製官又官等印少或掌失然後乃鑄則御極天府生靈又曰日門鉅院不出禮典起自宋代積習生常遂成舊俗受自天子達於庶人通行之有由乎幸也然則無關於情而有想禮度存之未有所去幸未有所失固當式遵先典聖華後漢況後漢以帝敕實爲民患者凡人士喪儀多出閭里每有此須刻上數語損民財力而義無所取至於衆庶則人思自錫雖復足以彰彰體不煩產璽財所謂璽以爲禮其若此乎謂宜遵先典一罷因循之式表以素服足以示因又曰昔事故錄寬米較務稱官其後水價暴漲而而於今一依總綱說貴棄業者滋謹勸農家倍而貴而不息應請致此良有由昔事故之謂璽器正用錫而已至於鉅鉅稱權必俟數傳貴棄棄末無損毀今儀從重而反遂屢使命有防衛之過遂用銅權之屬非唯一府衆軍皆然錫印易毀不支久又費以樂業茂以廉恥會未周使自取製官絲綸鈐易易租以市丈諸府就收動有千萬積不己實由於斯私服爲之難貴官庫爲之空虛應謂若仍舊所須固不可廢其餘則依舊用銅小使命送迎之屬止宜給使不煩鑄模用之既簡則其價自降又曰夫不恥惡食唯君子能之輕視則奢爲日久矣今議改是弘而於風未之可甘不過一味而廉必方丈之遠口之外皆爲視目之費官爲之示貧者爲之匿產衆所同而莫能獨異應謂宜爲其品使使有中有若不改加以貶罰則德變而化不日而達達尚者吏更節節貶六

明倫彙編官常典第一百二十卷聖廟部

將軍丈母朱太夫人爲等驛士十人冠短長史加寧朝
將吏江都內史復隨府轎後車使如故爲人子縱
酒狂氣醉飽日不醒俗謂之爛多所凌虐亦不
能曲順官屬無一不畏而治者諸事呼不許敢
有異言則當辱罵。府長史與吏部書云：「前
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議事故時判
決未審有疑案。」咸云公一月二十九日醉歸他人
二十九日也世祖每欲引疑而不從人視其醉醺
異衆小婦得遇得貸服用不疑而他也物毀敗
不致討罪與郎相酌之亦尚優奉火裘器皆擇其
陋者以世世清約兩此入一觀弟道存徒率微賤嘗
締結布衣僦車還鄉出濟潤之輜車十餘匹皆是
要命上置酒飯而乞貧富道有等曰汝輩奉預
土流何足東作客邪郭令右取火燒之鬼毒乃
去矣吳興縣爲御史中丞孫承慶親玩其事觀代
之友元衡自是下獄承慶害之三吳富人咸有
鞭之之意劉良自是帶劍視騎數告逐淫風氣最
欺犯輒擊之。李善威鎮川郡歲人也自中末出爲新
安王子宣王中郎長史南齊太守官長史又觀自
蜀州行獵駕有兵馬東海太守韓司徒長史更遣
代鎮爲後軍長江夏內史時車上天大旱卽米貴
一斗得百錢過冬穀甚乏遺吏數五百斛米餉之
觀厚之資米曰我在彼二載去官之日不解有盛饌
二卿至來水就能便得此載去官可載米還復使
自古以來無載米上本者都下米貴於於此貨之

[illegible]

軍主剿亮又繼奮兵力轉加人南乃安時未世令孔景星復及補縣西江峴山縣恩澤得劉延熙加其率明將軍杜敬興陸敬之選陳令劉休文牧政宜則者新其中兵參軍史覽之等十五人未世人徐忠之率鄉里起義攻縣斬官吳喜至板子之領縣事太宗嘉休文等誠謝除休文家駒將軍縣知故亭之殿中將軍行本也縣事西陽侯劉真其敗及員外載勳侍郎趙超之等至國山縣界邊軍軍於虎嶺甘擊大破之自國山還吳城去義興五十里劉延熙遣傷元孫燭之沈靈黃齊泰四軍拒接等兵力甚弱衆寡勢懸交數日臨陳斬元孫黃齊泰一時奔走因進義興郭外延熙軍南射立遣步騎擊之即退還水北乃補顧長橋保固守至案臺之村持盛業於長塘湖口吳岸築城有衆七千餘人器甲甚盛與延熙遙相峙周沈懷明依水與晉陵相拒久不決太守世遠軍糧乏所不須不時出巡外監朱劭舉司從參軍督護任泰大驍果有驍力性又簡事資給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劉東討時康業兵盛農大於延熙出長唐縣云云兵至者蓋四百未至數千即遣人營候云賊案城猶未合農大年廣武將軍高南之永興令徐之驍往攻之因其城壁未立農大親持刀楯赴城人陣大破之江東案城走義興孔是龍將軍阮佃夫獲得衆人數百衆壯勇便戰皆厚皮鎧執短兵本應欲個大甸台陸水營農大須人分以配之及敗者先登東人並長河又佳其形飾殊異舊傳狐假虎人母見之輒奔走農大收其船相與高志之連義與復吳喜一月一日乃度水攻郡分兵擊

譚臺補置大難至衆力尙少兵勢不敢奮乃與數騎登高東相拒若引四面俱進者軍大駭諸營一時奔散唯龍將軍引一楯未拔以殺傷者多乃開關殺之其後康業孔叔相率奔走義興平劉延熙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斬尸傳首於板子義興諸將唯張令劉亮杜功沈沈懷明等於晉陵江岸西結營與東軍相持義興軍既爲吳喜等所破奔散者多投晉陵東軍賊忘上又遣積射將軍江方與南臺御史王道隆至晉陵視城形勢賊帥孫曼理程操宗陳達凡有五城互相連帶得宗城營未固其月二日遣降典黃王攻其諸將宗城既未立可以藉手上副聖旨下成衆氣逆應便率所領急攻之俄頃城陷斬得宗首劉亮等便以刀楯朝上先不相上亦弗聞時尙書丞徐文知之曰太宗稱其驍敵至是每戰以刀楯進避行輒陷決決不嫌其過銳不令居前賊連柵固互塘迫迫將士力不得展亮乃乃憤而遁王與宋等乘勝馳擊又大破之屠其南城盡取率先數百敗宋而王體又遣千人總之案案戰還奔欲敗江方與率勇士進射之應制者相繼擊退因此敗走吳喜至案臺補置將軍車騎司馬孔亮屯吳興南太守王曩生詣陳所事會信遠云書軍已近城大懼陳林曰惡客者誰唯我而已今不遽走將爲人舍去上聞之遣各散郡陳曩生使燒燬庫東奔錢塘至吳興與糧臺郡城舍運道而不然無所損失初曩生遣軍將將軍沈寶龍率八千人向黃嶺

欲快逃出無由追殺將軍軍德令王蕭督兵陳略室竄不得退任設將軍生既走靈龍乃吳弟書略室副將軍大連率將以下十七年歸順大弟之爲吳鎮東參軍因率所屬與劉討討分進軍王沈思仁吳公追遠等陸敬之在農大自東逃還向吳郡臺進軍王靈寶等即晉陵其月四日齊王意及之其夜孫策據陳陳遂一時奔潰諸軍王晉陵案臺東走晉陵既中吳中費勳與將軍又將至顧孫康子賈素懼其老母之誨會相海國令王意討不及太宗以四郡平定遣吳喜殺全衆沈沈懷明亮孫超之奔殺之等乘舟相繼逃晉王張永補和甘幼文垣恭祖張重村北討王穆之領生江方與南代其月九日督等至錢唐錢唐令顧昱及孔吳士等奔渡江東其仍進軍柳浦諸營合進軍將案臺頭義進鎮北參軍沈思仁德將軍甘興龍將軍高志之南臺御史沈個大楊武將軍惠德等亦東向黃山浦東軍據岸結營於大寺以破之乘風舉帆直進定山破其大帥孫超之於陳陳自定山進向顧浦成王孔叔率千餘人據舉拒戰個夫使陳王國法炬射殺樓上將士數衆驚駭思仁殺兵攻之斬其軍王孔叔於是敗殺其月十九日吳喜使劉亮由鹽官海渡直指同浦殺之濟自海浦起未與喜自海浦渡經西陵西陵諸軍皆散潰斬斬吳順法首吳恭偉人也都東軍王十道濟督吳王賜請降陳案新野人父彥達以時爲吳所相因爲益州刺史之祖世官至豫章太守太常卿劉亮令景文孫超之逃大宋與阿中遇劉所遣陸奉伯孔灌南軍與賊破之

何必期效仲舉元元年為都官尚書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三年權枝東昏屏除以琳舉走因此疾甚卒年五十五贈金紫光祿大夫

孔秀之

按南齊書本傳秀之會稽山陰人也祖季恭光祿大夫父靈遷著作郎秀之初為園子生舉孝廉除衛軍行參軍員外郎尚書三公郎出為高程令有吏能遷還通南郡補令有小兒年十歲偷刈鄰家稻一束秀之付獄治罪或諷之秀之曰十歲便能為盜長大何所不為縣中皆震肅遷尚書左丞又以職事知名轉前軍將軍兼少府還職騎將軍少府知故出為軍期將軍高宗冠軍征虜長史江夏內史還為正員常侍兼左民尚書廷尉卿出為臨海太守在任清約罷郡還歡載置二十斤世祖嫌少及知秀之清乃歎息除武陵王前軍長史未拜仍出為輔國將軍監吳郡尋拜太守治稱清嚴高宗稱及防制諸善致密旨於上佐隆昌元年遷秀之為寧朔將軍督熙王冠軍長史行郢州事江夏內史秀之辭不許未拜卒

梁

孔休復

按交州府志休復字景緒孔子三十一代孫也齊華秀才梁歷中書舍人尚書右丞累佐名藩甚得人譽精進詳練強正廉潔終金紫光祿大夫諡曰貞手校書七十有文集十五卷

陳

孔爽

按陳書本傳爽字休文會稽山陰人也曾祖秀之齊

左民尚書與大司馬郎王公舍人尚書三公郎父稚孫梁華遷枝江公主簿無錫令與數族而私為叔父庶孫所善好學善屬文經史百家莫不通涉沛國劉瓛時稱學府每共與討論深相敬服乃執爽手曰昔伯喈棄妻與仲宣書當奉彼輩君足下無愧王氏所保書籍尋以相付官當奉彼輩君足下無愧王州主簿宜惠湘東王行參軍不就又除鎮西湘東王外兵參軍人為尚書省郎中遷僕曹侍郎時左民郎沈炯為南陽侯相值侯景亂不之官京城陷嗣主並被拘繫或薦爽於賊帥侯于遂于鑒命脫任格厚遇之令掌書記時景軍士悉資其凶破子憂景之腹心委任又重嗣主見者莫不卑屈屈折莫敢然自若無所下或譏爽曰當今亂世人思苟免庶幾無可豈可抗之以義與曰吾性命有在雖未能死豈可取媚凶醜以求全乎時賊徒劉瑒子人物過諸賊天下喪亂皆不能終三年之喪唯爽及吳國張種在焉種守持法度並以孝聞及景平司徒王僧辯先下辟書引爽為左西曹掾又除丹陽尹承梁元帝於郢州即伯復爽及沈炯並令西上僧辯累未請留之帝手勅殷璠曰孔孔士今日借公其為朝廷所重如此仍仍除大尉從事中郎僧辯為揚州刺史又補瑒州佐中從事時瑒景新年每事早計密章放事無復存者瑒物遷瑒明故實瑒不知機注體式殘末書發皆出於美高祖作相除司徒右長史

遷給事黃門侍郎尋為建康內史冠軍太子復還都臺驛後又四方藩鎮推遷不繼二軍取悅唯在京師乃除爽為員外郎將軍遷令時累累兵戶口流散散敗意主徵求無所富賦日決數乃令與多營案徵以荷案表之一宿之間得數萬戶人資以樂其歸因而快戰之卒而後高祖受爵遷太子中庶子永元二年除南陽太守晉陵自宋齊以來為大郡雖經寇亂為全齊前後二千石多行侵暴爽清曰自守妻子並不之官唯以卑躬屈節所得秩俸隨即分屬孤寡鄉中大悅詔曰神君曲阿富人競稱見吳居處素儉乃節衣一襲藍布一具吳曰太守身居勞勩何為不能樂此但民有未周不啻辛溫飽耳勢難為卿意初為領揚州祖在中間與輿政及陳解儀為御史中丞領揚州大中正與性剛直善持理多所糾劾朝廷深敬之深達治體每所敷奏上未書不稱吾曰潘潘皆件件決之通散駭常件領步兵校尉中書舍人掌詔諸場東揚二州大中正嘉四年重除御史中丞為五兵尚書常侍中正如故時祖不豫憂國事革命俄謝到仲舉共與決之及世祖疾篤高宗及仲舉并更即尚書堂廳中書舍人劉師知等入侍覽世祖嘗謂爽等曰今三方鼎峙生民水火因海軍事須長君朕欲近則晉成遠晉設法法當何為爽曰泣涕歔歔而對曰陛下御機運和銓復非久矣太子春秋壯盛聖德日隆安成王介弟之尊足為周旦何能輔若若有廢立之心臣等愚誠不敢聞語世祖曰古之通直復見於魏天康元年乃用爽為太子詹事二州中正如故

子皇太子令領諸薛孝經章句因文以盡誠諷知
數事太子失賜黃金一斤賄百匹久之拜祭酒待諸
東宮帝幸太學觀舞某命顧連薛經畢上稱其須有
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顧連等不已凡夫人曰太子
詔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愛國厚恩雖死不恨則切
愈至復致仕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諡曰憲子志終
司業志子惠元力學著書又為司業權景太子論德
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孔德倫

按關里志三十三代德倫唐高祖武德九年改封襄
墓侯太宰貞觀十一年詔朝會位同三品食邑一千
戶天授元年賜勳書及時服年七十一卒子崇基

孔崇基

按關里志三十四代崇基中宗嗣聖十二年襲封襄
墓侯年五十六卒生子一凝之

孔凝之

按關里志三十五代凝之字凝元宗開元五年襲
封襄墓侯二十七年改封文宣公邑一千戶生子章

孔章

按關里志三十五代李嗣子季和慎子早知名登制
科陳子昂書稱公神清體遠終左補闕

孔若思

按關里志三十五代若思給安孫以舉行知名累遷
給事中中宗朝再轉禮部侍郎出為衛州刺史以清
白稱加銀青光祿大夫歷汝州刺史太子右諭德
孔章

按關里志三十六代章襲封文宣公榮州泗水令

生子一齊卿

孔至

按關里志三十六代至字惟敬若思子著作郎明氏
族學漢百祖例

孔果父

按唐書本傳果父字壽翁孔子二十七世孫也少力
學隱居來山未王璵稱兵江淮辟署其府不應銜賊
民在壽欺知名廣德中李季和宣撫江淮薦為左衛
兵曹參軍三遷庫部員外郎出為涇原行軍司馬
拜湖南觀察使未行會書王為荆襄副元帥署行軍
司馬依而德宗符奉天行在權給事中為河中陳華
招討使果上破賊方略帝嘉納未幾與御史大夫為
魏博宣慰使果父辭而才及見田悅與官君大夫為
利害遊隙聞其果是時悅久不起下皆厭亂雖然
喜曰不圖今日還為王入酒中悅起自陳勸射工曰
陛下見用何敢不推果父曰若爾不慕自歸乃一割
賊耳悅曰能為劇賊豈不能為功臣乎果父曰則方
多虞待子而恩悅謝數日田請殺悅與大將軍曹
俊等密命果父即以此藉權知軍務殺其難李懷光據
河中帝復命果父宣慰罷其兵以太子太保授之懷
光者惡待命果父不計棄怨曰太尉無官矣方宣詔
乃謀而合果果父并殺中人嘆守盈初果父至懷光
以其使輕薄而田悅疑其謀出果父故軍亂不肯
放帝聞懷光懷而向書左僕射論曰忠詔具應收葬賜
其家帛中府貯之從子致裁數

孔雍和

按關里志三十七代齊卿德宗建中三年襲封文宣

公遺亂陷于東牛子惟莊文瑛

孔惟莊

按關里志三十八代惟莊憲宗元和十三年東平兵
解縣魯襲封文宣公年八十五卒葬祖墓東生子策

孔襲

按唐書孔果父傳果父從子致字君威據進士第鄭
滑盧鳳蔚為判官果父提議將遷楊志讓自
謀果皆悉致讓起謀至府具對謝以起不從志讓
嚴憚不敢動人為侍郎史昂謀讓不盡其西山澤惟
一多冗官一更不法法三日奸回不盡其西山澤惟
臨島州縣弊惡治其官中人劉希光受賂二十萬
緡抵死吐水承理希光為淮南觀察太子舍人
李涉知帝意投書上言承理有功不可殺致讓副章
不肯受帝意投書上言承理有功不可殺致讓副章
伴嘗同上題有詔斥涉映州司馬竟為目人為危
之致自以通所志軒軒其得微某子侍讓改給事
中江西觀察使李少和志誠欲整頓下攝陸德甫
殺後父兄鞠狀具京兆尹左右之觀其情致讓論
判吏李位好某老道劉麟部將告岳岳位某士
圖不執監軍高重謀上急變捕位勒中執某判士
有罪不察察侯內附侍有司詔送御史臺致與三司
雜治無反狀岳岳生詰問詔位建州司馬中人愈怒
放出為華州刺史州人賈資榮謝哈之屬咸以為
自海抵京師道殺役凡四十三萬人妻兒之屬大理
卿國子祭酒會稽兩節度使崔諫記帝問裝度曰當
論能罷者誰某今安在是可在為朕求之度以殺

八萬斛黃金殺賊八百萬乃足然則此傳率二萬又
不特給賞賊首且先殺乃屠其降約不得爲食
暴殄以法漢之南方蠻口爲貨掠人爲奴肆戮峻爲
之禁史吏得覓於遠夷之說以死由是閭里
相約不敢用之六節不能北徂與有罪之後自卹
族才可取用之義無所爲者乃爲嫁遣之蕃始治
有下獄姑始主有聞官宴所斂罪排斥下及僕隸戮禁
絕無所求索舊制雖廢而官猶其貲貲二萬無差
子諸府則自人殺以海逆賊一往復役有驗者亦爲
限逆賊則自人殺以罪惡逆賊復久不平倅桂二管
利源掠幸有功乃請合討討之費固言不可盡不聽
大發江漢兵一管計士極難行者不勝計安南
乘之設都護兵一管古和管安南行立客賜賜立皆無
功受死復戮不遑口舌而安南叛大治稱陽立皆無
吏部侍郎呂安石散常侍還爲去末以老自乞雅
善釋言聞曰一官去去末一留何去之果歟曰吾乞
君若吾人一官去去末不能進退與官一官去
愈曰公無庸言待將曰吾臣一宜去尙要顧子
言愈感歎曰一官臣臣與同在南省數與戰相見
其爲人守節盡忠誠年七十力耳目未墜下
臺國主用惠主戰者戰雖在朝不七十致事人陸下
不不苟顧其求不吾助也輕大夫七十致事若不
得則則賜之杖杖者不必七十盡許致仕今公踐
賊求逆押下若不聽許許無傷而貪食民之美不
以禮部郎中若乞聽許許無傷而貪食民之美不
十三歸兵部尚書曰曰子遺書過俗仕爲天年節

度使遵孫子緯

孔端

[illegible]

孔

按唐書：東突厥奚安從子數字方舉初父兄難殺，與于官補使尉遲不設以遺其兄，兄殺補使。繼而高祖遣使慰諭歸附，選觀中侍御史分司東都昭穆判官張公政當勸德從史爲鼓譟者從史敗走元陽代欲徵用之，歐陽寬書略報前警改乃上刑其狀帝怒流徙萬善府御史庫部員外郎始兆泚以貶傷爲中書舍人遷左丞符得已死陪郡坊牧薦其能名還京奏請赦謂求平武契已死所下詔今皆復爲之特進三不烏買獻伏乃千畢差進乎子查效季徐行父廷秀俱以他事召者武即出常拜祭京兆尹再還爲西門觀察使召名校右職騎衛將軍北戎罕文宗表爲兵部尚書典祠曲池一夕大雷帝悅悅京卿曰

史大夫卒贈工部尚書子溫業

孔載

孔

孔溫業
按唐書孔巢父傳巢父從子踐戲子溫業字遜志擢
進士第大中時爲吏部侍郎求外遷宰相白敏中顧
同列曰吾等可少黜孔吏部不棄居朝矣後爲太子
賓客

孔緯

按唐書李石表傳樂文從子曉號緯字化文少和
懷田休養其典有者游歷南嶺故擢遷守第東川報
御史史元振奏請鑄錢而廢舊貨出守河州再遷
觀察判官曹相楊收爲以長安尉引文館學士爲
御史遂遷留置使外郎兼集賢直學士母喪解還爲
戶部侍郎超遷官至中書翰林學士俄知制誥監
未幾罷職三遷吏部侍郎權豪私調至竟凡一不省
當歸悅悅收常與僧侶偕遊西到蜀以刑部尚書
左丞鄧綽遷爲門生國歲不給改乞下少保及帝將
移次陳倉惟萬壽寺數十數百里來與諸紳釋御史
大夫令趙宦堂主行在時事臣露大膝履爲笑刺殺
太僕卿畫籍籍御史就有所謂謝與衆激怒因不辭
不依行轅不見錄召即曰吾等豈能負道不解職
今論罪臣不至死與人年丈輩常有親念相弔死
於君且泣下御史亦辭方免收執金鑰一日嘗
公善其日君疾決自甚臺大夫爲司馬後國事而
臣顧夫行便大夫也不敢復願假兵護送天子所旨

符具奏案送之既及行在籍東政必反建言開臣既狹不足駐六師請幸某州即日去陳倉而攻其至微緯言幾不脫是拜兵部侍郎中書門下平章事攻平從帝還朝諸道鹽鐵轉運使系通而書左僕射賜號持危處存保又功臣錄等十死又賜大興農田等和里第各一區東京鐵管田使邸京即位進司空以太學祭議乃兼國子祭酒光治之加司徒封魯國公帝將始見中尉極密使密宰相朝服有司白中人無衣冠助祭事中尉怒責使官必得錄言中人不朝服與也陛下欲復信之則請以所兼官爲之服諫官固執帝召謂曰方舉大禮爲我答之進象太保時天武都頭李順節疏暴人也以蘇西師度使兼平章事兼史白已謝當班見百官得判止之明日順節盛服至則無班快快去他日見錄以爲言錄曰固經公見望也且百辟卿士天子廷臣班見宰相以宰相爲之長公提天武健兒城堂受應安乎必欲用之去都頭乃可顧都頭不敢言張潘將伐太原帝不快以問總錄助潘潘既敗生傳言出爲荆南兩度使張貶均州刺史二人皆結宋金忠志爲諸將設所便乃屏屏華陰李茂貞入裝華昭帝帝恐大臣朋比與藩臣交受召錄入朝擢吏部書以司空門下侍郎復輔政使者教勸力疾到京前帝略咽潘潘自陳疾疾不任事乞歸出里常勸客送使者送還至堂視事會天子出石門從至汝城以病還都家人召醫視錄曰天下方亂何久求生不肯服藥卒贈太尉

孔策

按闕里志三十九代張明經及弟是國子監丞兼封

文宣公選國子尚書博士生子振

孔振

按闕里志四十四代振字國文懿宗咸通四年狀元及第除祕書省校書郎歷監察御史左補闕水部員外郎兼判文宣公生子一昭儉

孔振

按闕里志四十四代振字弘濟舉封振之弟中和二年狀元及第歷侍郎兼弟郁子進字彰學遠字儋阿光元年避地吳越因家於溫州之平陽吳越王景略不就

孔繪

按闕里志四十四代繪字昌言咸通二年與兄繪同榜進士第九人及第歷殿中侍御史戶部郎中

孔緒

按闕里志四十四代緒字微夫咸通十四年狀元及第

孔緒

按闕里志四十四代緒任曲阜令

孔昭儉

按闕里志四十四代昭儉任南陵尉受廣文館博士竟州司馬賜封祕書郎兼封文宣公屢宰曲阜年六十卒葬祖墓西生子一光嗣

孔昭儉

按闕里志四十四代昭儉字佐化緯子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孔昌序

按闕里志四十四代昌序字昭舉舉子進士及第終散騎常侍

孔憲

按闕里志四十四代憲字年之溫質繼繼子乾寧五年進士第五人及第終諫議大夫

孔仲良

按闕里志四十四代仲良唐南田令卒於官因家焉今尚存世譜及唐詩刻石於縣齋朱文公嘉善爲訂其譜朱淳祐中官鄧州光書院建生聖觀又爲立聖曹莊以教養孔氏子孫五十五代孫元龍書跋其譜云

孔光嗣

按闕里志四十四代光嗣書郎出身哀帝天祐二年授泗水令晚號主年四十二爲酒掃戶孔末所害葬祖墓西北生子一仁玉後周

孔仁玉

按闕里志四十四代仁玉字溫如初孔末既害光嗣自爲幽身今時仁玉生始九母張氏抱歸育於外家後魯人見其長於官事聞於朝乃罷宋以仁玉爲生聖嗣身長七尺姿貌異常善六藝尤精春秋爲人聲聲隱事有斷時年九歲任曲阜主簿南考滿陞縣令封文宣公後周太祖廣順二年辛調祖廟及孔林公射數刻器五品服銀器綠履教牧曲阜縣令兼監察御史年四十五卒於官葬祖墓東贈兵部尚書後世以孔氏苗裔履絕而復續推爲中興祖生子四宜寬寬助

事遷屯兵部二郎中同校授京朝官諱第端拱三年以爲太常少卿詔與徐元祐上直者俄以疾求解官且乞早遣蕭嵩少簡業其風土願上居萬石宮見京其輿將出御葉嵩之授將作監致仕以其子年六同學究出身爲登封縣尉俸祿養未果行而卒年六十二承孫少疎縱及長能折節自勵尤奉佛多蔬食所得俸祿大半以飯僧人多言其迂闊云

孔宣

按宋世蕃林傳元孔不廷元叔祖五人孔四十四世孫孔子生鄭子伯須其生伯子忠伯子高四世上白生子水水生其生子京其生字子白字子生諱子謙諱子錡子頤子弟子瞻爲嗣腰字子義惟延熙親其孫年長爲腰字止字忠諱字武武生年長爲其生生荀字文信諱忠時爲博士官帝時爲大夫其父授太子太叔帝卽位腰約關內侯諱成君弟生祐諱生房生房生均字長平好學乃爲高麗太子高麗元封爲襄成侯爲食邑一丁戶追諡大高麗成宣尼公葬以均爲太尉三以夷附得封爲高麗國後世祖建武十四年復封均子志爲襄成侯後成志子固諱鑒和千水元十四年徙封襄成侯爲侯領太子監國侯和千子嗣嗣自千子年無以弟季弟諱義行爲諱嗣黃初初一十年封子聖美邑百戶義生聖武帝即黃生疑在推聖帝廢封太尉錄親謀害太子惻生疑生疑在推聖帝廢封太尉錄親謀害太子惻生疑生疑在推聖帝廢封太尉錄親謀害太子惻聖後魏許生家國字有爲聖後魏孝文是興和舉孝

珍雖僞爵祿爲崇聖太和大後十一年改封恭懷侯伯主靈
 璿珍生文泰文泰生凝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改封
 恭懷侯後周宣帝大業二年改封孔子爲鄒國公以
 家範自持孔子弟宋生長孫播周文帝改封長孫伯
 公長孫生嗣晉侯封恭懷侯伯主靈璿生文泰太
 命大業四年改封恭懷侯伯主靈璿生文泰太
 太宗貞觀十一年封恭懷侯伯主靈璿生文泰太
 復其子孫明大業元年賜恭懷侯伯主靈璿生文
 崇聖襲侯中宗神龍元年賜恭懷侯伯主靈璿生
 史二十七年詔追諡孔子爲文宣王改封恭懷侯
 爲聖文公詔兗州長史張爲之生蓋張爲之爲
 泗水令貢生齊懷德建武二年賜爲聖文公兗州
 司馬昭於東平卒至惠宗元和十二年平師道置
 子性師歸鄉國以性賢爲兗州參軍承元大復元
 十戶以供漢諸性師生策會元五年歷國子監丞
 書博士十一年卒昭自狄中奏成給封一銀百兩
 充春林奉祀自雍之至策五世世襲封文宣王貢生
 振鄒元武通四年舉進士甲科歷京兆府判官元
 判部員外郎歷振州府判官司馬曲魯公自京兆
 略檢一世成給封緱以侯奉祀昭檢生光嗣聖主
 祐中爲泗水主簿奉孔子祀光嗣生仁玉九歲過
 秋奏襲侯位後周顯宗長興元年五年改封主簿
 年遷襲侯奉文宣公宣公宣祖天福五年爲曲阜主簿
 周恭祖顯應二年平慕容章起奉曲阜拜孔祀親
 名仁玉聘五鼎服禮以爲本縣仁玉四子長曰

[illegible]